

粤港澳电影工业的 视野与灵魂

■文/赵军

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影产业正在开始新的启航,尽管它有坚实的基础和悠久的历史,但是面对今天的世界环境尤其是世界电影工业的突飞猛进,大湾区的电影产业如何启航仍旧是摆在全体电影从业人员面前非常严肃的拷问。

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渴望复兴岭南电影文化,但是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更大的眼光,而它本来也有着更为远大的目标,这就是整个社会文明包括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重新站上了世界的前列。世界从来没有静止过,今天的世界也早已不是昨天的世界,尤其是在捍卫人类的价值观上,在科技飞快的迭代进步上,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上,世界与人类都早已有了更多新的问题和新的话题。

中国今天的文化建设包括电影的建设不仅与世界当代现实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而且远非以为中国在文化文明上已经与经济体量一样,充满其第二位的荣光。我们在产业的工业化、人类价值、全球视野等等方面的很多话题都没有中国声音发出。

岭南价值是什么?岭南价值不等于就是传统人文,岭南价值还要求我们放眼世界。在国际视野方面,两百年来中国的岭南在四大方面走在全国前面,第一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二便是迈开双腿向世界。第三还是把中国文明送到全世界。第四是岭南今日的发展依然全世界。

第一岭南是中国最先认识世界的地区,从十三行到林则徐,不言而喻。第二是两百年前广东数十万华工远涉重洋遍布全世界发达国家,尤其是主力建造美国东西横跨的大铁路。第三是全世界唐人街出自广东华侨之手,我曾经多次呼吁在珠江两岸创建万国码头公园,复制广东人祖先曾经踏足过的全世界两百年前的一个血汗码头,今天的它们可以变成近代史的博物馆和观光公园。广东华侨带去了中国文化文明,尤其是孙中山的思想学说最早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四,今天整个岭南还是全世界最得以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地区,而且以南科大为代表,带着世界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回到中国助力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进阵地之一就是岭南。

因此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影产业首先要国际热话题,粤港澳电影产业的工业化思路和解决方案必须以国际视野为依据创造属于世界的中国电影。工业化诚然是当下中国电影的热门视野,但是工业化不代表只见机器不见人。人在哪里,工业化就在哪里。

中国当下的发展在世界层面上已经走上了三大领域的前端。一是国际重要话语权声索的前台。很多人认为中国今天还是应该韬光养晦,不出头。但是,中国具备了重要发展指数的前三位甚至前两位,大家只是知道经济体量第二,也许并不够,很多领域中国正在走在第一方阵当中。你对世界你对别人的责任是和你在全球拥有的地位必须在各方面融入世界包括融入世界的话语权声索当中。

第二是中国的科技与世界距离总体还很大,但是中国今天能够也完全得以与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接轨,中国成为了世界科技革命最重要的市场和前沿,中国的未来必然要和当代世界翻天覆地的科技变革紧紧相连,世界科技的视野就是当代中国人首先是年轻人的视野。

第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全世界的关联为五千年文明史所没有,尤其在大湾区,一亿人,两千万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与全世界千丝万缕地联系着,思想不一定相融,但是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必然相通,这就是基本人性和基本礼仪。这里也有国际视野。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在基本人性和基本礼仪

上没有共同之处,何谈共同体?

在世界视野上考察我们的基础和本人性教育和基本礼仪熏陶,应该承认内地与海外有很大差距。什么差距?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但是我们的社会意识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吗?我们的人民已经有了共产主义觉悟了吗?正因为今天不应该动辄上纲上线,上到这么高的意识形态高度来议论这样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宁愿放低一些,低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来谈谈基本人性。

什么是基本人性?举一个近期上映的影片为例,《绿皮书》。这部影片讲述的便是基本人性。角度是白人和黑人的问题,只是编导用了一个非常电影的架构,出人意料,这正是电影的特点:处处出人意料。《绿皮书》写了一个高贵的白人和一个底层的黑人,就不算出人意料,它偏偏写了一个高贵的黑人和一个底层的白人。这就是电影的“戏核”。

然后就是解决如何互相尊重的问题,其中精彩的细节也是出人意料,但却比比皆是。我想大家都会记得谢力博士教白人司机给妻子写信的情节甚至细节。你们记得这就够了,说明这样的细节十分人性,而且是基本人性。基本人性就是三重尊重:尊重别人的生命,尊重别人的情感,尊重别人的人格。基本人性就是三热爱:热爱家人,热爱弱者,热爱同胞。把这些在我们的电影中写好,就是全人类工业化的电影的共同语言到位置。

早些年我们的电影常常拍的是古装,而人家的电影已经很未来,什么《星际迷航》之类。现在我们可以拍出《流浪地球》了,而人家却返璞归真创作出了一部《绿皮书》,几乎没有科技内容。这说明拍什么题材不重要,重要的是拍得出基本人性来,这才是电影的灵魂。也正因为这样我们需要更高的国际视野,看到自己的威风也看到世界的高度,看到自己的市场更看到国际的视野,看到自己的宣传也要看到人类的共同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是改革开放之区,是中国站在世界面前最宽广的窗口,是世界文化文明与中国交流的第一平台。在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家乡,无数年轻人正在这里一如既往走向世界,也有无数年轻人一如既往回祖国,他们的使命一致,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当中有的从事科技,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商业或者实业,更有许多从事文化和影视。对于他们来说,过去的都早已过去,他们一定要在过去的历史上创造新的故事,拍新的电影电视网上大网剧,甚至开发新的动漫和新的游戏。

对于新的影视文化的一代人,他们手握“四大金刚”软件:第一是互联网,今天完全是新媒体而且是全媒体的天下;第二是新零售,它带来了新的市场,背后全是新的需求,是老人们无法理解的市场需求;第三是即将到来的5G,传播速度之快必须匹配,否则你就是一个自私的国家,况且我们不可能不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这样我们就要在各方面融入世界包括融入世界的话语权声索当中。

第二是中国的科技与世界距离总体还很大,但是中国今天能够也完全得以与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接轨,中国成为了世界科技革命最重要的市场和前沿,中国的未来必然要和当代世界翻天覆地的科技变革紧紧相连,世界科技的视野就是当代中国人首先是年轻人的视野。

第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全世界的关联为五千年文明史所没有,尤其在大湾区,一亿人,两千万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与全世界千丝万缕地联系着,思想不一定相融,但是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必然相通,这就是基本人性和基本礼仪。这里也有国际视野。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在基本人性和基本礼仪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关于《地久天长》的话语纠纷

■文/王小鲁

以前我时常开玩笑,说从电影气质上来看,姜焯是青春少年,王小帅是平稳的中年人,如果说姜焯在夜店里,王小帅则在茶楼上。早年王小帅当然也曾前卫过,如果拍流浪艺术家算前卫的话。我也曾抱怨王小帅电影在视觉方面缺乏另类进取,有中庸的气息,你若听他的访谈,会发现他很少尖锐的用词。“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最重要的是生活”。他的电影喜欢拍刷牙、切菜,《地久天长》里主角不停吃馒头,这作为一个象征性存在,将王小帅式的世俗化又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一个90后影评人跟我说,我觉得王小帅电影没什么作者性。但我告诉他,且不论其作品好坏,你喜欢与否,他的电影里有不易被觉察的坚实的作者性。王小帅看起来随和,但其人和其作品,内在有坚定的品质一以贯之。《地久天长》叙事形式上有很大的改变,但某些内在的东西一如既往。

这个电影的时空结构比以前复杂多了,我了解到,这个结构不是来自于剪辑,而是来自于导演的拍摄脚本,可见这次他的创作思路改变很大。影片也超越了导演以往使用社会经验的方式,它超越了王小帅“三线经验”表达,这种表达比起贾樟柯的县城经验、姜焯的都市经验,它能引起共鸣的人群太小了,这一点一直让王小帅吃亏不少。

当王小帅使用别的编剧加入创作,它所呈现的社会历史逐渐超越了导演的自传,从《闯入者》就可以见到端倪,导演开始进入能被人更加广泛认识的历史纵深。我认为它突破了过去对于作者电影、“个人电影”的理解框架。

在他从前的电影里,时代是顺便被

泄露出来的一角,《地久天长》则有不同的创作方法。据说有一天,王小帅听到二胎政策,他敏感地认识到这意味着国人的生活结构的改变。王小帅提供了故事框架,由编剧阿美着手发展。剧本原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但在拍摄前,王小帅重新安排了故事顺序,搭建了一个新的时空结构。

这是从理念入手来寻找生活的素材。电影设计了一对亲密的家庭,沈英明妻子海燕从普通工人升任为副主任,负责计划生育,将好友刘耀军妻子丽云的二胎给强行流产了,在特殊的时代里,两家的关系并未受很大影响,但后来海燕儿子浩浩带丽云儿子刘星玩的过程中,无意中导致刘星溺亡。耀军夫妇成了失独家庭,在昏暗的早晨离开内蒙来到了南方——逃离某地是笔者多年前总结出来的王小帅电影母体之一,然后,故事主线是两家几十年来面对这个局面的过程。

片长达3个小时,电影故事从80年代延续到2010年前后。王小帅以前多是截取生活的一个段落,没有这么漫长的铺陈。这个长时段叙事带来了史诗性,其中呈现的社会主义景观——集体主义筒子楼、四化建设和计划生育招贴画、工人俱乐部的舞会……时代变迁的风景历历在目。而这曾经是贾樟柯在西方电影节取胜的法宝,这曾被人解读为后殖民视角,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地久天长》片子体量庞大,戏足,情感力量十分磅礴,看完后我感觉这个电影可能会有两极评价。具有女性主义敏感的人可能会找到很多BUG来批评,尤其英明的妹妹茉莉要给耀军生孩子的情节,我知道这条线在原剧

本基础上删减了,但我们只能评价目前所呈现的一切。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是特别中国味儿的电影,从价值观、历史经验表达到与观众交流的方式,不止一个人说过这个电影让他想起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认为这部电影在风格上有一种回归感,似乎回到了过去家庭情节剧的旧传统,其中的戏剧性是中国式的,其悲欢离合起伏跌宕,叙事中有很多巧合,片子中的两个孩子同年同月同日生。有人认为这像一部比较精良的电视剧,我不认为这个评价有什么大问题,但觉得对于电影的理解可以更为宽泛。

电影还有几点争论,一个是片中的人物多是单一表情贯穿到底,这一点我以前和导演讨论过,这是导演对于人性的理解,是对于特殊国情下中国面孔的把握,所以不能算做缺陷,而是导演的自觉。更大的争论来自于这部电影的结尾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历史态度。

海燕临终前想见耀军夫妇一面,耀军夫妇从南方回到北方,他们最后温暖地和解了。海燕一生处于内疚中,最后得了脑瘤,她神志不清时对海燕说:“现在我们有钱了,可以生了!”这句话在影评人那里产生了特别多的歧义。而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浩浩也鼓起勇气,告诉了耀军夫妇当年他不小心将刘星推到水中淹死的事实。耀军夫妇原谅了他,而且心疼地说:说出来就好了。

电影结局显示的圆满幸福,让一些观众解读为缺乏反抗的力量,而电影呈现的温暖感动也是在弥合体制性错

误造成的悲剧。我认为,电影最后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安心与救赎,有的人通过坦承,有的人通过病逝,但体制性质量要自己救赎自己,平民无法代替完成。最后大团圆结局可以被看做是风格,也可以看做导演对于商业放映的妥协,还可以看做创作者对于人性的信心,但它并没有弥合它没有能力弥合的东西。

在这个特殊时代设定一个绝对标准有意义么?我们也不能要求它是一部完整评价某一政策的电影。虽然电影其实删掉了几场戏和几个场景,包括丽云被授予计划生育先进模范的一场戏,还有茉莉和嫂子的争论,以及大街上的毛泽东塑像……但电影在这个方面的意义表达仍然是清楚的。我们看到丽云被强制流产,被动接受了一个“计划生育先进”荣誉,但当工厂下达产工指标的时候,王丽云因为是先进,所以被宣布第一批下岗,那一刻,我们看到泪水从王丽云的眼睛里无声地流了出来。

计划生育是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象征,这种管理思路规定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形态。它所结构的被动式生存今天我们记忆犹新,因为那时候的个人主体性被抽空了。王小帅包括“第六代”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创作,就是从那种生活模式的断裂开始的,独立电影、个人电影就是从反对这种生活模式开始了其漫长的革命之路。王小帅的创作起点是《冬春的日子》,多年之后,这部《地久天长》从外在形式上看与它相去甚远,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看,它其实又回到了起点,它再次演绎了导演心灵中持久回响的主题。

《过春天》:一场青春期的虚妄历险

■文/叶泽华

当我们对于华语青春片的标签定格于“劈腿”、“怀孕”、“堕胎”等等时,《过春天》无疑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清新之流。主人公佩佩是一名十六岁的“单非仔”——所谓跨境学童——白天在香港上学,晚上居于深圳家中。也许是无可避免的,这种背景下一种模糊的身份认知缠绕着她。她的家庭生活也不能给予她充分的保护——母亲在深圳的家中,与自己的“友人”彻夜搓麻将;父亲在另一边的香港,有着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在学校,她同样过得不如意——好友JO成绩太差只能出国读大学,她的数学成绩不过比她高了2分。

模糊的身份认知,家庭与亲情的不完整,加之厌学的焦躁,使得佩佩与自己的好友JO有了圣诞节前往日本的旅行计划——所谓旅行,就是在一个封闭的时间段里,抛弃自己的身世背景、烦恼忧愁,于异乡获得自由的权利。根本是智的。这样一个旁知视角,使我们能沉浸于一个关于“单非仔”及“跨境走私”的故事,更容易从这个有着距离感的故事中获得共鸣。

另外,影片中有着许多对于青春少女美好肉体的刻画——奔跑时摇摆的短裙、夏日浴室里的贴身短裤、校服之下若隐若现的Bra……在最后一次走私时,青春的悸动被推向了极致。佩佩与阿豪互相在对方的身体上缠上手机。整个片段里,配合着时红时黄时绿的霓虹灯的妩媚,空间的逼仄,少男少女用“谨慎”的喘息以及汗湿的肉体营造造出了一种青涩又不安的情欲感,一种高级而梦幻的情欲感。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后一场倾盆大雨冲刷了所有的燥热与躁动。少女的美好肉体,爱与性的微妙、游离和胆怯就是青春的本来面目的一部分。

如果说JO的家庭是隐隐作痛的淤青,那么佩佩的家庭则是裸露在外的创痕。亲情的撕扯来自于父母双方。母亲是个美丽而无知的人,最大的爱好是麻将,和雀友打电话时竟然似孩子一般争着口头上的“胜利”。搓麻将能掙什

么钱呢?母亲不过是个天真又无知的女人——连钱财也被自己的情人敛去了。等到女儿生了变故,取保候审时,家中搓麻将时那扰人的嬉笑怒骂声依旧没有散去。只不过,在影片的末尾,女儿带着母亲一起登上了曾与阿豪来过的山顶。对于女儿来说,这是一种秘密的分享,也是一种与母亲的和解。

当母亲无法依靠时,本应该是自己寄托的父亲,在影片中只是寥寥几笔带过了——少女三次到香港找过父亲。第一次,在破旧的厂房,父亲给了少女零花钱,却不曾听到女儿到了嘴边的旅游计划。女儿第二次去找他时,看着在饭店内酒桌上谈笑着的父亲不敢接近,转身离开;而父亲眼看着窗外少女的离开,没有出门挽留。第三次,与JO分手了的少女在餐馆里见了父亲,父亲却独自走到街上吸烟,留少女在餐桌上孑然一身。三次相见,父亲都没有给过少女真正想要的心灵相通的漫谈,人生路上中置身于一个路人的视角,一个旁知视角,而非从始至终的上帝视角。影片的多题材如果是独特的,那必然是也远离大多数人的。这样一个旁知视角,使我们能沉浸于一个关于“单非仔”及“跨境走私”的故事,更容易从这个有着距离感的故事中获得共鸣。

另外,影片中有着许多对于青春少女美好肉体的刻画——奔跑时摇摆的短裙、夏日浴室里的贴身短裤、校服之下若隐若现的Bra……在最后一次走私时,青春的悸动被推向了极致。佩佩与阿豪互相在对方的身体上缠上手机。整个片段里,配合着时红时黄时绿的霓虹灯的妩媚,空间的逼仄,少男少女用“谨慎”的喘息以及汗湿的肉体营造造出了一种青涩又不安的情欲感,一种高级而梦幻的情欲感。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后一场倾盆大雨冲刷了所有的燥热与躁动。少女的美好肉体,爱与性的微妙、游离和胆怯就是青春的本来面目的一部分。

如果说JO的家庭是隐隐作痛的淤青,那么佩佩的家庭则是裸露在外的创痕。亲情的撕扯来自于父母双方。母亲是个美丽而无知的人,最大的爱好是麻将,和雀友打电话时竟然似孩子一般争着口头上的“胜利”。搓麻将能掙什

么钱呢?母亲不过是个天真又无知的女人——连钱财也被自己的情人敛去了。等到女儿生了变故,取保候审时,家中搓麻将时那扰人的嬉笑怒骂声依旧没有散去。只不过,在影片的末尾,女儿带着母亲一起登上了曾与阿豪来过的山顶。对于女儿来说,这是一种秘密的分享,也是一种与母亲的和解。

当母亲无法依靠时,本应该是自己寄托的父亲,在影片中只是寥寥几笔带过了——少女三次到香港找过父亲。第一次,在破旧的厂房,父亲给了少女零花钱,却不曾听到女儿到了嘴边的旅游计划。女儿第二次去找他时,看着在饭店内酒桌上谈笑着的父亲不敢接近,转身离开;而父亲眼看着窗外少女的离开,没有出门挽留。第三次,与JO分手了的少女在餐馆里见了父亲,父亲却独自走到街上吸烟,留少女在餐桌上孑然一身。三次相见,父亲都没有给过少女真正想要的心灵相通的漫谈,人生路上中置身于一个路人的视角,一个旁知视角,而非从始至终的上帝视角。影片的多题材如果是独特的,那必然是也远离大多数人的。这样一个旁知视角,使我们能沉浸于一个关于“单非仔”及“跨境走私”的故事,更容易从这个有着距离感的故事中获得共鸣。

另外,影片中有着许多对于青春少女美好肉体的刻画——奔跑时摇摆的短裙、夏日浴室里的贴身短裤、校服之下若隐若现的Bra……在最后一次走私时,青春的悸动被推向了极致。佩佩与阿豪互相在对方的身体上缠上手机。整个片段里,配合着时红时黄时绿的霓虹灯的妩媚,空间的逼仄,少男少女用“谨慎”的喘息以及汗湿的肉体营造造出了一种青涩又不安的情欲感,一种高级而梦幻的情欲感。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后一场倾盆大雨冲刷了所有的燥热与躁动。少女的美好肉体,爱与性的微妙、游离和胆怯就是青春的本来面目的一部分。

如果说JO的家庭是隐隐作痛的淤青,那么佩佩的家庭则是裸露在外的创痕。亲情的撕扯来自于父母双方。母亲是个美丽而无知的人,最大的爱好是麻将,和雀友打电话时竟然似孩子一般争着口头上的“胜利”。搓麻将能掙什

么钱呢?母亲不过是个天真又无知的女人——连钱财也被自己的情人敛去了。等到女儿生了变故,取保候审时,家中搓麻将时那扰人的嬉笑怒骂声依旧没有散去。只不过,在影片的末尾,女儿带着母亲一起登上了曾与阿豪来过的山顶。对于女儿来说,这是一种秘密的分享,也是一种与母亲的和解。

当母亲无法依靠时,本应该是自己寄托的父亲,在影片中只是寥寥几笔带过了——少女三次到香港找过父亲。第一次,在破旧的厂房,父亲给了少女零花钱,却不曾听到女儿到了嘴边的旅游计划。女儿第二次去找他时,看着在饭店内酒桌上谈笑着的父亲不敢接近,转身离开;而父亲眼看着窗外少女的离开,没有出门挽留。第三次,与JO分手了的少女在餐馆里见了父亲,父亲却独自走到街上吸烟,留少女在餐桌上孑然一身。三次相见,父亲都没有给过少女真正想要的心灵相通的漫谈,人生路上中置身于一个路人的视角,一个旁知视角,而非从始至终的上帝视角。影片的多题材如果是独特的,那必然是也远离大多数人的。这样一个旁知视角,使我们能沉浸于一个关于“单非仔”及“跨境走私”的故事,更容易从这个有着距离感的故事中获得共鸣。

另外,影片中有着许多对于青春少女美好肉体的刻画——奔跑时摇摆的短裙、夏日浴室里的贴身短裤、校服之下若隐若现的Bra……在最后一次走私时,青春的悸动被推向了极致。佩佩与阿豪互相在对方的身体上缠上手机。整个片段里,配合着时红时黄时绿的霓虹灯的妩媚,空间的逼仄,少男少女用“谨慎”的喘息以及汗湿的肉体营造造出了一种青涩又不安的情欲感,一种高级而梦幻的情欲感。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后一场倾盆大雨冲刷了所有的燥热与躁动。少女的美好肉体,爱与性的微妙、游离和胆怯就是青春的本来面目的一部分。

如果说JO的家庭是隐隐作痛的淤青,那么佩佩的家庭则是裸露在外的创痕。亲情的撕扯来自于父母双方。母亲是个美丽而无知的人,最大的爱好是麻将,和雀友打电话时竟然似孩子一般争着口头上的“胜利”。搓麻将能掙什

么钱呢?母亲不过是个天真又无知的女人——连钱财也被自己的情人敛去了。等到女儿生了变故,取保候审时,家中搓麻将时那扰人的嬉笑怒骂声依旧没有散去。只不过,在影片的末尾,女儿带着母亲一起登上了曾与阿豪来过的山顶。对于女儿来说,这是一种秘密的分享,也是一种与母亲的和解。

当母亲无法依靠时,本应该是自己寄托的父亲,在影片中只是寥寥几笔带过了——少女三次到香港找过父亲。第一次,在破旧的厂房,父亲给了少女零花钱,却不曾听到女儿到了嘴边的旅游计划。女儿第二次去找他时,看着在饭店内酒桌上谈笑着的父亲不敢接近,转身离开;而父亲眼看着窗外少女的离开,没有出门挽留。第三次,与JO分手了的少女在餐馆里见了父亲,父亲却独自走到街上吸烟,留少女在餐桌上孑然一身。三次相见,父亲都没有给过少女真正想要的心灵相通的漫谈,人生路上中置身于一个路人的视角,一个旁知视角,而非从始至终的上帝视角。影片的多题材如果是独特的,那必然是也远离大多数人的。这样一个旁知视角,使我们能沉浸于一个关于“单非仔”及“跨境走私”的故事,更容易从这个有着距离感的故事中获得共鸣。

另外,影片中有着许多对于青春少女美好肉体的刻画——奔跑时摇摆的短裙、夏日浴室里的贴身短裤、校服之下若隐若现的Bra……在最后一次走私时,青春的悸动被推向了极致。佩佩与阿豪互相在对方的身体上缠上手机。整个片段里,配合着时红时黄时绿的霓虹灯的妩媚,空间的逼仄,少男少女用“谨慎”的喘息以及汗湿的肉体营造造出了一种青涩又不安的情欲感,一种高级而梦幻的情欲感。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后一场倾盆大雨冲刷了所有的燥热与躁动。少女的美好肉体,爱与性的微妙、游离和胆怯就是青春的本来面目的一部分。